

纪实文学作品集



蒋力/著

变革中的文化

潮

中国和平出版社

变革中的文化潮

纪实文学作品集

蒋 力 著

中国和平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6 号

变革中的文化潮

纪实文学作品集

蒋 力 著

*

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国和平出版社电脑排版

(100037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8 号)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4 年 8 月第 1 版 199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

字数: 200 千字

ISBN 7-80101-198-8/1·15 定价: 9.00 元

透明的小溪（序）

柯文辉

生于战争、长于政治运动、忙于衣食儿女的人，大抵都缺少学问和有光焰的青春。我便是其中之一，因而羡慕青年，爱读他们有朝气的文字。

忠厚、勤勉的蒋力，颇具高雅气质的年轻人，是当今文坛的一株小树，一颗稳当的垫路石子。处在壮大前的积聚期。虽无大名，却在默默地贡献着实实在在的成果。

首先，他是个自觉敬业的好编辑，对文章有鉴赏力，善辟稿源，接受各种表达方式的著作，不以个人好恶取舍，但求读者受益。老批评家耿庸为一部小说集写了护法的《苦话》，见识情采非同一般。小说在出版社躺了8年，作者付不起印费，兼乏推销术而泡汤。蒋力读到耿序，不忍前辈手迹沾染油墨，恭抄一遍发表。无书有序优于二者同时沉沦，更减少了小说家的愧怍。学者王景山先生写了一则书评，鼓励传记作者讲真话，温婉诚挚，朴素可亲。蒋力在友人案头读毕，欣然送《团结报》掲載。他是王先生的学生，每年到王老寓所叩门起居，执礼甚恭。遇到自己不太理解的专业性文稿，主动就教于方家。我曾多次见他请吴小昌教授解析西方名画，频频提问，于是言者动情生妙语，闻者忘倦悟心源。

我自惭庸陋，怕谬见真人，拒绝记者采访。蒋力不视我为狂妄，端着录音机垂询我对人体画展的浅见，他破例完成了诱导任

劣。数日后，以“细水长流莫成灾”为题的这次谈话见诸《中国文化报》，后被二十多种报刊转载。我颇不安，对他点铁成铜的热情总含歉忱。

前一阵，新闻与红包在地下偷恋，地上又有盛宴助兴，为正直的记者编辑所不齿。廉政清风能否扫尽此类丑行，有信念者拭目以待。蒋力安贫乐业，为清寒画家的画展奔走甚力，如朱复戡遗作展、刘克洲花鸟小品展、50岁学画的张培林山水画展等等。有的艺术家连杯酒便饭也拙于应酬，蒋力组织评论，选刊图片，继承前辈报人优良传统，乐在其中，友情的交流与孔方兄交易本质不同，人的骨骼在利益面前显示了平凡的风采。

他从来重视生活的积累与知识面的拓宽，把二者列为当好编辑记者必要的基本训练。保持着小学生一样强烈的求知欲。无论旅途多长、加班多累，就寝前必读1小时书。为了写一篇电视剧的评论，他查阅了资料及小说原著百余万字。我欣赏这种严肃的“磨刀”方式。每到一地，则观察风土人情，拜访形形色色人物，或危坐倾听，或开门见山打开对方心灵闸板，或用笑活点破初晤的僵局，一把钥匙一把锁。桑叶吃饱，吐丝是瓜熟蒂落，胜似临渴掘井。

其次，作为青年评论家，谈文学、美学、音乐、绘画、戏剧，兴趣广泛，坚忍地追求着：

一、从生活感受出发去检验作品；

二、有相对稳定又不断更新的审美尺度，羞持风向计或墙头草态度；

三、文字给人美的享受。

这目标是终身奋斗、永无止境的理想天地，使他不浮躁不气馁，非不苟同，是不苟异。即或浅露也是透明的小溪，不弄玄虚，躲开架子、程式、艰涩、洋词儿满天飞。大器早成固佳，史书上先例寥寥；晚成稍多，未必人人有份。抛开求成的包袱，以探索

过程为丰富生命必需。寸心如萤火，光微亮不休；何曾比皓月，汗水凝春秋。蒋力选的正是这无路之路。我不敢开空头支票给予廉价祝福，只盼他苦耕心园，得失温寒一笑置之。走多远，算多远。历史上没有一个学派是评论家呼唤来的。替既得利益者锦上添花，将使学者不自觉地穿上皇帝的新衣。为新生幼苗洒一瓢热汗，助上水船一帆小风，从时光的层岩下掘出明珠，才是普通园丁的天职。说出这番沉痛的话，绝无教训蒋力的意思。只恨我先天过弱，后天大好时光虚掷，半事未成，两鬓已白。寄望来者的拳拳之情与悔恨交织，不知该说什么了……

蒋力的纪实文学作品成于繁忙的编务之余，是牺牲休息时间，跟自己苦苦较量出来的。

他写，不是自我欣赏；是尽时代一个细胞的责任。

他写，不为蝇头微利；是想给历史提供不该烟消云散的鳞爪。

他写，自知开掘欠深，愿以有限光阴给有缘有情有心的读者减少翻故纸堆的精力。

他写，未敢保险当事人转述者句句存真，只自信言当有据，论应少偏。

传记出现虚构，是向后代犯罪。失真之美是粉饰。真善美高度统一，作品才能成活。这道理虽是ABC，又最容易为人们忘却。现实不可能百分之百皆美，作家处理不美的史料，他的正义感所体现的人民爱憎，他纯净的笔墨必须是美的。

纪实，不是被动地照抄事实，有取舍、剪裁、集中，把纪实者的局限压缩到最低限度，但不可能白璧无瑕。世界历史皆可知，一人所知总有不足。允许科学家失败千百次，也该允许作家觉今是而昨非。有些纪实对象的盛誉，来源于权势者及商人的审美需求，宣传媒介的功劳，市场的阴错阳差，评论者的偏嗜，不全是艺术因素。廿年回首滑稽事，当时多在此山中。说不定自己也曾推波助澜，一片好心。将来的读者有了时间的巨筛，渣灰尽而精

金出，不会忘记他们是站在前辈的头顶上看事物。求全责备，无补事实。“我四十九年间什么也没说！”勇于否定自我的智者，何限于释迦牟尼？

蒋力选择传主也许有短视之处，但绝不势利。例如王叔晖先生，无大师雅号，画非港台巨商“炒”的目标。但人品高洁，以身殉艺的虔诚，正是中国艺术家最宝贵的健骨。她的成就与不足都打着时空与性格的双重印痕。除去绘画，她放弃了包括爱情在内的全部个人幸福，躲入心的岩穴愈深，从书画及诗文中得到的抚慰愈多，离复杂的社会生活愈远。画品是人品的延伸，对大千世界众生相的研究不深，个人感情久处封闭，画外但求麻木的平静，画里人物面部造型变化不多，线条包含的情感略输丰厚，限制了地向更高境界的升华。这缕悲剧性的妙光激动着用赤子眼看圣母情的蒋力，为传主与作家之间最稀有最相知的诗心悸动，为親子间也难体味到的美，离尘绝俗，云海仙芝，雪峰白莲，瑶池凤羽，冰下彩焰。解得此意，能不泪瀑滔滔，唏嘘而掷笔？！蒋力！真挚的朋友！此刻，我内心矛盾之极：作为庸人，希望你发财、享福，有别墅、汽车，周游世界，却远离叔晖女史的内心世界；作为读者，我残忍地盼望你经受人世风涛漂洗，尝尽百味，遭到金钱的放逐，走入叔晖先生寂寞的心海底层，抛别一切旧作，立于审美峰颠，垂下一头白发，为画的女儿，为他人所不曾从她画里画外得到的母爱，平视魂的慈母，找到干枯的丰满，识须弥于芥子。灵光的颤动，墨痕血痕的交进，阴影与立体感的握手碰杯。在他人无话可说处倾泻出一条澄澈如镜的河流，静静地涌向人类心灵史的巨洋……在解决做好人与过好日子的矛盾上，敢与传主骄傲地一笑！我也衷心希望叔晖先生的画集能够尽早出版，历史和后人都会为此而感谢出版社及编辑的眼光。

当蒋力辑录成第一本书的时候，本当分享他总结往昔的喜悦，写一通广告语言。然而品格友情将会摇头夺去我的纸墨，只能从

夜空抓来希望的寒星，加上对他出另外几本书艰难严峻的预感，生存拼搏途中的是非得失，虽为至交又爱莫能助的自责，顾不上行文离题，评品失当。一切只有仰仗读者的判断力了。

1993 年 11 月 25 日于京北小营寓所

072834



作者简介

蒋力，笔名艾月、孟侃

.....

1958 年生于一个教师家庭。属狗。取“力”字为名，有力争上游之意；三十余年后方悟出“取乎其上仅得其中”之理。

1982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而后教书，当编辑，兼记者。

1980 年开始发表作品，至今文无定型。

喜爱旅游喜爱音乐喜爱和异性与老头子交朋友。不喜欢理论不喜欢虚伪不喜欢和领导与伪君子打交道。

文章是自己的影子，作品是自己的孩子。十几年来一直在写作中认识自己，每有所得亦想表现自己。认识无穷尽，表现无止境。一介书生，一个凡人而已。

目 录

透明的小溪 (序)	柯文辉
人体冲击波	(1)
敢有歌吟	(31)
歌剧在中国的命运	(46)
歌剧 1990	(63)
中国青年指挥家在国际乐坛	(72)
太阳、雄风和我们	(84)
天生桥笔记	(100)
细说官司 (附: 1992: 文化官司知多少)	(115)
珠海新历程	(129)
美术市场大写意	(142)
曾卓, 这棵老树	(151)
哦, 王景愚	(159)
人生之旅	(168)
山之子	(176)
歌星梦幻路	(181)
巴山鬼才魏明伦	(191)
与酒相关的故事	(197)
李娜“大手笔”	(208)
重识李劫夫	(213)
柏树吟啸疏狂人	(224)
千古文章未尽才	(251)

丹青赋.....	(266)
年轮.....	(290)
北方没有海（跋）	(308)

人体冲击波

人类，还不了解自己吗？

人类，还不熟悉自己吗？

人类，还不能认识自己吗？

人类，还不能把握自己吗？

就在这拥挤的地球上，就在公元 1988 年即将成为过去的瞬间，一个人体艺术的浪潮强劲地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回旋起来。在共和国近 40 年的历史上，在中国美术馆 30 年的历史上，在老老少少几辈人的印象中，还从未举办过这样一个专题性的大型人体艺术展览。中国美术馆门前顿时排起蛇阵般的长队。18 天的展期里，平均每天接待观众 12000 至 15000 人。在一幅幅人体作品面前，喜悦、兴奋、激动、愤怒、反感、羞涩、冷漠、无动于衷、道貌岸然、难以名状、别有用心……各种各样的表情应有尽有。

在这面镜子面前，照出了各种各样的心态。人们瞪大眼睛，看着作品，看着旁人，也从旁人的眼睛里看到了自己……



1988 年 12 月 22 日，星期四，中国美术馆。

第一道热线

这本是一个普通的日子，普通的星期四，但在中国美术馆门前，从早晨 8 点钟起，就开始聚拢人群。美术馆的开馆时间按惯

例应为上午9点，而这一天，8点30分即开始放人进馆。人们也看到，大门外售票窗口旁挂出的牌子写道：“‘油画人体艺术大展’22日上午开幕式，中午12点开始售票。”显然，此刻可以进馆的都是持有请柬的幸运者。看得出来，他们穿过人流，从铁栅门留出的窄窄通道进入美术馆时，不免面带矜持的神态。然而，假如此次展览同以往画展所赠请柬数额相同的话，它至少使幸运者减少一半，因为请柬上明明白白地写着：每柬1人。往常的请柬大多为每柬2人。但事实又如何呢？8点45分，停留在美术馆门外企盼的人数，已远远不止于失宠的那一半人的数字了，而且这个数字正迅速递增。人们此刻的念头很简单：想办法混进去！

在有军人站岗，戴着红箍、别着牌子的男人维持秩序的铁栅门前，一帮号称记者的人围住一个穿褐色外衣、戴近视眼镜的方脸汉子，声嘶力竭地叫着他的名字：“吴小昌，吴小昌，我没收到请柬，怎么进去呀？”

身为“大展”主办人之一的吴小昌，今天的任务很明确：招呼各新闻单位前来采访的记者。他清楚地记得，数天以前，一直和他保持联系的记者他都一一寄了请柬，没想到记者先生们人来之后，却还带着问题。所幸他今天有这么点特殊权利：未持请柬而必须参加开幕式的记者经他点头即可放行。他不停地在小本子上匆忙记下没请柬而找上门来的记者单位，转瞬之间，小本子上出现了一长溜新闻单位的名称。当这些人在他的引领下鱼贯进入铁栅门时，他恍然感到，几乎京城所有的新闻单位都闻风而动，不请自到了；几乎每家新闻单位所来的人都不止一两个，最多的恰恰都是招牌最大的新闻机构——新华通讯社、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新闻社，每家都在10人以上。

第二道热线

登上美术馆正厅前的9层台阶之后，堵塞的人群构成了第二道热线，这道热线上的热点是画册。承办这次“大展”的单位之

——广西人民出版社不惜工本，投资 25 万元，出版了印刷精美的《油画人体艺术大展作品集》，预定在开幕式上举行画册首发式。执请柬者被事先告知：开幕式上凭请柬领取画册一本。毫无疑问，这也是吸引有请柬者非参加开幕式不可的因素之一。此刻，那些捏着请柬的人陆续挤到前廊临时摆下的木桌前，有人专盯着往请柬上扣一个红戳，另一个人负责发一本画册、一枚纪念信封。画册拿到手，人们才发现，这不过是一本图录式的小册子，虽说标价 4.50 元，印刷和纸张也还算讲究，但毕竟不如得到一本 50 元的大画册过瘾。而已然进了大门却仍没有请柬的人们，这回即便是呼唤吴小昌也无济于事了。发放小画册的人尽职尽责，一律认柬不认人，让一些记者好不扫兴。有位资历颇深的老记者央求了几次未达目的，不免对一边的同行唠叨了一句：“不送画册还不好办，不给他发稿！”大概以其人的名声、经历而言，从未遇到过这般不给面子的事。记者记者，无冕之王，何况近年来国人对记者的尊宠有增无减，花钱编新闻买名誉的现象屡见不鲜，孰不知也养成了记者先生、女士们的优越感。

当然，还是年轻些的记者“职业敏感”来得更快，一位不过 30 余岁而在新闻界干了七八年的记者，在木桌附近冷眼观察了片刻之后，从另一位已领到画册的同行手里借来请柬，躲过专管盖戳的，大模大样转到发画册的人跟前，装作不明白的样子问：“画册是在这儿领吗？”发画册的小伙子抬头看了看他手里请柬上那红印，放心递给了他一本大画册。他转身挤进大厅，在门内看着这一切的那位同行和他相视而笑。

刚才那位老记者挤了过来：“嗨，你怎么弄到的？让我翻翻好吗？”

第三道热线

占据了二楼全部展厅的“大展”，开幕式却安排在一楼前厅举行。中国的美术展览在舆论界的报道中有一个怪现象，举凡开幕

的消息，大多以高层领导人的出席为报道热点，几乎不大顾及画展的艺术水平与此是否成正比。因此，在眼下这道热线上，人们的目光，镜头的焦距，都注视着麦克风后面那一排衣冠楚楚的人士。

9时20分，身材消瘦、头发长乱的“大展”主办人之一葛鹏仁出现在开幕式主持人的位置上，他首先向大家介绍了出席开幕式的头面人物——人们看到，身着黑呢大衣的文化部副部长英若诚神情庄重。由于他既是来宾中级别最高的官员，又是文化部分管艺术及艺术教育的副部长，而几分钟后由他剪彩的这个画展又具有特殊的意义，那众多的目光，众多的镜头，便不能不注视着他，那灼热的镁光灯便不能不照射着他。事后，一位人士评价道：英若诚当时受到的礼遇超过了戈尔巴乔夫（那将是1989年的事），也超过了里根（那是1986年的事）。几百台照像机、摄像机、摄影机都对准了他，新闻界几乎动用了所有的宣传工具。

矮墩墩却颇有风度的中央美院副院长朱乃正所致的开幕词相当别致，他的第一句话是：“人们期待已久的‘油画人体艺术大展’，今天终于开幕了……”就一般画展而言，若用“期待已久”这样的词未免滑稽，而在这个画展的开幕式上，朱乃正选择这个词，却没有引起人们哪怕是些微的不适感。

人们呵，你期待什么呢？

第四道热线

真正的热线在这里，在整个二楼展厅的136幅画上。因而，开幕式简短的讲话、剪彩仪式结束后，人流顿时如潮水般涌上二楼。很少有人注意到，脚下的楼梯台阶上，延伸着一条黄白两色不干胶图案组成的示意线。我们的画展，很少设计得如此精心。但眼下，人们已经无暇顾及作品之外的一切了。

转眼之间，展厅内沸沸扬扬的人流几乎达到饱和，想站稳脚跟静静地品味一幅画，或是寻找一个赏画的最佳距离，都已成为

奢望。

圈子之内的人将参展的 28 位画家分为老中青三代，可以称之为第一代的包括了詹建俊、靳尚谊、朱乃正、韦启美等 7 位画家，他们曾创造了中国油画艺术的高峰；第二代为王征骅、广军、吴小昌、孙景波、葛鹏仁等 8 位中年人；第三代是以孙为民、杨飞云为代表的 13 人。目前，第二、三代画家正进入艺术创作的黄金时期，在以后的篇幅中，笔者还将涉及到对他们作品的艺术评价。

在西展厅中间，增设了一组图文并茂的世界人体艺术源流介绍，47 幅人体绘画、雕塑图片大多为西方美术史上各时期的代表作，撰文者是去年以《裸体艺术论》的畅销而名声鹊起的陈醉。此刻，激动得有些口吃的他，正在接受记者们的采访。到目前为止，《裸体艺术论》一书已行销 12 万册。有人认为，1988 年美术界大出风头的是一个理论家和一个画展，而这两者又几近一体。但陈醉万万不会想到，他埋首书斋，苦苦搞了六七年的研究课题，竟成为今天的热门话题，他还因此得了个“裸体大师”的雅号。

朱乃正的个头矮并没有成为记者们追踪他的阻碍，当笔者和他在展厅中部交谈时，北京科影厂的一位大胡子导演插了进来，他邀请这位卓有成就的油画家到自己的作品跟前去拍一个镜头。朱乃正彬彬有礼地答曰：“那边的摄影机现在正在拍着我。”顺着他的目光望去，数米之外，一架摄影机的确正抓拍着刚才那随意交谈的镜头，站在摄影机旁的导演是以编导纪录片而闻名的中国新闻社副社长陈光忠。

记者们穷追不舍的另一个人物是英若诚。在葛鹏仁的陪伴下，他认真观赏了全部作品。回答外国记者的提问时，他表示：这个画展是一次突破，但希望细水长流，不要成为一股风。

展厅正中的巨幅油画出自 28 位画家中唯一的女性，她叫喻红，22 岁。当半年多以前“大展”筹备组召开新闻发布会时，舆论界还在为参展的画家中没有一位女性而遗憾。7 月间，喻红刚刚

毕业留校，就高兴地接到邀请她参加画展的通知。身为唯一的女性，所画亦皆为女人体，自然更引人注目。在一群中外记者的包围中，肤色白皙的喻红显得相当镇静，她不苟言笑的神情与她的年龄实在不相符，她觉得记者们提来提去的问题似乎没有什么新鲜，她坦率地说：“我很高兴能参加这个展览。”

34岁的讲师杨飞云也是人们注意的一个人，不仅因为他戴的胸牌上写着他的名字，也因为他的画具有细腻、写实的风格。观众在他的作品跟前停留的时间最长，继而人们发现，跟在他身边的女青年十分眼熟，恍若相识——不错，就是那幅姐妹二人出现在一起的画中的一位，就是上了大画册封面的衬着橡皮树和水蜜桃的那位。她是模特吗？是的，可以这样说，因为她是杨飞云的妻子，也是他的模特儿。在众多探询的目光注视下，她坦然、自然、安然，偶尔和丈夫说句什么，笑意便出现在那一瞬间。

事后，笔者听说，开幕式那天本来还有一个会更轰动的热点，在美院做过模特儿的哑剧表演艺术家王德顺主动提议，他也参加进来，不仅展出他的各种动态、神态的照片，而且他本人不着衣，全身涂石膏，作为活雕塑出现在展厅。因美术馆无法解决室内的温度问题（但愿不会有保卫问题），这个热点没有出现。看来这一提议不是开玩笑，因为王德顺在一个公开场合表示，希望近年内能把这件事搞成。

近11时，展厅门口骤然出现一阵骚乱，原来是大门外已开始售票，等候了一上午的急切的观众终于迈进了吸引他们的展厅。

就在这又一股潮水般涌进来的人流中，夹带着一位身材匀称的青年女子小D。可以肯定，当她刚刚跻身展厅时，她绝对不会想到，自己会成为数日之后一场轩然大波的导线。

她并不急于认真去看画，对展厅里的一些作品，她太熟悉了。她是一位模特儿，那些作品画的就是她。

周围的人们在指指点点和悄声议论，已经有人认出她来了。